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关闭之殇

森村诚一 等著

徐明中 译

一群大都市的打工者
一片法治社会的幻影
撕下“繁华世界”的外衣

一出凶杀案的悲情剧
一个可悲可叹的结局
揭穿“民主公正”的假象

文匯出版社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关闭之殇

[日] 森村诚一 等著

徐明中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闭之殇 / (日) 森村诚一等著; 徐明中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96-1733-3

I. ①关… II. ①森… ②徐…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529 号

关闭之殇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黄晨伟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70千

印 张 / 7

书 号 / ISBN 978 - 7-5496-1733-3

定 价 / 26.00元

目 录

关闭之殇（森村诚一）

001

没有凶手的杀人之夜（东野圭吾）

152

惯犯（今野敏）

194

关闭之殇

(日) 森村诚一

第一章

1

那栋公寓位于东京中野区的一角。由于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所以它直接和新宿区相连，附近还聚集着不少同类的公寓和其他类型的小型住宅。

公寓的每个单元都是一室户，没有正规的浴室，只安装了一个冲淋的淋浴器。入居者都是单身，基本上在风俗行业工作，相互之间从不往来。它虽然是廉租公寓，但是交通便利，很受欢迎。入居者的平均租房期限在三年左右，很多人随着工作的变换而变换住所。

新宿区和中野区有很多这种廉租公寓，它往往是一人独居的鲜明标记。

2

都市是人的沙漠，是无数颗细小的沙粒聚集起来形成的都市，

东京更是特大的沙漠。除了现住的居民，还猬集着许许多多心怀野心、渴求成功机会的人。

对于没钱的穷人来说，追求这些无异于画饼充饥。穷人和追逐的目标之间隔着一块透明的玻璃，虽然只有伸手可及的距离，却永远无法实现。

在东京华贵美丽的表像后面，集中了人类最丑恶的元素，外表越光鲜，内面的黑暗越深不可测。它就是由美和丑、善与恶、正面同负面混为一体的怪物。

东京之光，多么美丽的景象。但要想享受这种光鲜，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女儿由香一提出去东京的想法，当即遭到七条孝文的坚决反对。

由香依然固执己见，“不能再在乡下待下去了，我都快发霉变质了。”

七条反问：“你打算去东京，干什么呢？”

由香无所谓地回答：“反正到了那儿总有事可干的。”

“你怎么这样说呢？难道能在东京生活下去吗？”七条一时愣住了。

“我早就想好了。已经有几个朋友去东京打工，她们能行我也肯定行。”

由香特别羡慕那些从乡下去东京打工的年轻人。每逢盂兰盆节的时候，他们都会衣着光鲜地荣归故里，还随身带来大量的东京特色商品，嘴里津津乐道着大都市的种种好处。因此，由香很想去东京打工，希望自己也能迅速进入东京的光环里，和豪华的都市之光融为一体。

其实，在媒体报道的东京新闻中，也有不少反映其危险性和阴暗面的信息。

但是在乡下年轻人的眼中全然不是这样，他们甚至认为负面的

信息也反映了东京的独特魅力。

“不管爸爸怎样反对，我还是要去东京。”由香意志坚定地看着父亲。

“你去了就不要再回来哭诉。”七条气哼哼地说着。

“您不用担心，我就是死在那儿也不求爸爸帮忙。”由香斩钉截铁地回答。

尽管是血脉相承的父女，七条和由香的性格却格格不入。由香小的时候，父亲一抱她，她就像虾一样地反转身子啼哭不止，小小年纪就显露出不让父亲触摸自己的逆反心态。

由香的母亲见了总会不解地笑道：“这小家伙真怪，是得了爸爸过敏症吧？”

不过，七条知道女儿的反常原因是自己引起的。

由香出生后，七条第一次见到女儿就不喜欢。她长着细长的丹凤眼、挺直的鼻梁、紧闭的小嘴，显出优雅高贵的面相，虽然还是个婴儿，五官却十分精致，就像整过容那样。尽管如此，七条并没有开心的感觉。

因为他发现由香的长相虽然与妈妈有点相像，但和自己一点都不像。所以最初甚至怀疑是不是医院的护士搞错了，误把邻床的孩子抱来当作自己的女儿。

七条对不像自己的婴儿无法亲近，而且产生了逆反心理。也许由香也很快领悟到父亲内心深处的隐衷，故意做出这种异常的反应吧。

随着由香逐渐长大，七条和女儿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虽然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却好像隔着一层玻璃，根本无法接近。

平时，由香基本上不和父亲交流。即使在家里，两人的目光也从不对接，甚至早上起来后也不打招呼，父亲对她说话也不应答。七条明白是自己的做法引起了女儿的反感，所以渐渐地懒得搭理她了。

七条是当地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一直干到退休。由香上高中时，有意避开父亲就职的学校改到另一所高中学习。

高中毕业后，由香拒绝了父亲要她上大学的建议，去了地方信用社工作。

七条觉得这样也好，只要能相互间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就行。但他万没想到情况还在不断地变化，就在由香举行成人仪式后的第二年，突然提出了要去东京打工的想法。七条预感女儿去意已决，很难再回心转意了。

由香有着惊人的美貌。那些青年女子去东京淘金时，往往会把“女人”作为敲门砖。由香一直以自己的美貌为傲，也许想在东京使用这个敲门砖吧。

母亲虽然对由香的离家依依不舍，但对女儿没有一点劝阻能力。

由香在已经去东京打工的高中前辈的帮助下，事先在东京新宿区的一家超市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东京生活的着落点，七条再也没有理由反对女儿的决定。

于是，由香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东京。

离别的时候，七条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道：“盂兰盆节时你得回来，让你妈妈看到你健健康康的样子。”

由香点点头，但是去了东京后再也没有回来，只是时常和母亲电话联系。

由香在超市没干多长时间就离开了，然后就处于自由打工的状态。这自由打工到底包含什么内容？七条毫不知情，有时他也想问问女儿，或许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怕对女儿提起这样的问题。

由香和七条似乎只是名义上的父女关系，两人之间一直有着很深的沟壑。由香和家人的唯一联系方式就是给母亲打电话。但是这种电话近来越来越少；也许她在东京扎下了根，才和家乡的亲人渐

行渐远吧？

七条不敢去东京见由香，担心她见了自己会不开心。更怕还会发现女儿不为人知的羞耻一面，这是他一直难解的心结。

一个年轻女子没有正当职业，单独在东京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能就是出卖一样东西。七条虽然对由香在东京的生活状况有所察觉，但他毫无作为。

由香是个成熟的大人，不可能把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拉回身边重新在父母庇护下生活。而且七条也没有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怜爱 and 热情。当由香去东京打工时，他就觉得父女间的缘分已经断了。

4

妹妹寿寿看着丰崎俊也的脸，明显地露出戒备的神色。

“哥哥，你是不是又来要钱了？我不是摇钱树，现在也没钱，好自为之吧。”

“你说什么哪。看到好久没见面的哥哥，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不是拜托过你再也不要看别人脸色行事吗？你这样随便地上门来真讨厌，我不想再见到你。”寿寿说着，把脸扭向一边。

“不要说这种绝情的话。东京这么大，只有我们兄妹俩相依为命。”丰崎突然语气温和地说道。

“再说这种话也骗不了我。这么长时间来，从没有得到过哥哥的恩惠。你只知道向我要钱，没有一点哥哥的样子。”

“这次你可想错了，看看吧，我现在一枪就能直中靶心，来这儿就是和你好好说说，让你一生享用不尽。”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什么一枪直中靶心，就是多开几枪也是空心弹。”

“不要这样说，我的话绝对有效，而且目标越来越近了。”

“我才不信呢，你这把劣质的手枪能打中目标？哪一次都是白白空欢喜。”

“求你了，就不能对我的态度好一点，听我说说话吗？”

“你果然难改本性。告诉你，装出可怜相说好话没用，我不会再上当的。”

“难道你看到哥哥饿死了也不管吗？”

“和我完全没关系。这样的哥哥还是没有的好。”

“真是太过分了。以后不能再觉得是向哥哥施舍钱了，这是一种投资，对，你可以这么想，而且是准确率很高的投资，我以后会几倍，不，是几十倍地回报你。我怎么会欺骗血脉相连的妹妹呢？”

“我才不稀罕呢，向哥哥投资还不如去买珠宝更保险。”

寿寿虽然嘴不饶人地数落哥哥，但还是拿出几张一万日元的纸币扔给丰崎。

“谢谢了，你的恩情哥哥不会忘记。今后发财的就该是你了。”

“这种肉麻的话就不要说了。我现在要出去工作，哥哥你打算去哪儿？”

“如果你今天不准备带男人回家，我想在这儿过夜。”

“今天没有男人来。不过我出去的时候，你可不能在家里乱翻东西。”

“难道你不相信哥哥吗？”

“不相信，甚至觉得是在拜托一个小偷替我看家了。”

“难道我是小偷吗？”

“你虽然不是小偷，但每次来不都向我要钱吗？”

在新宿一家夜总会工作的寿寿开始化妆，着手出门的准备工作。经过一番浓妆艳抹，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上班了。

丰崎无聊地留在妹妹的房间里，打开电视，也没有喜欢看的节目。

这栋公寓虽然很陈旧，房间的陈设还符合一个年轻女人闺房的特点：窗口装着印花的窗帘，房间里配置了富有情调的家具，住在里面能保持舒适的好心情。

“我真是个废人，除了向妹妹要钱什么事都干不了。”丰崎自嘲地苦笑道。

他大学毕业后就去一家公司就职。没过多久，那家公司因母公司倒闭的连锁效应很快关门大吉，丰崎由此开始了流浪的生涯。

由于流浪成癖，他不断地调换工作，每次都向条件更差的去处流动，逐渐失去了找份正经工作的信心。

他四处打短工，稍不如意就拔腿走人。在打短工期间，突然又萌生了靠女人吃软饭的想法，他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多么悲惨，甚至没有一点羞愧。

一个男人如果失去了尊严，就再也没有快乐的生活可言。由于自己毫无收入，光靠女人供养十分困窘，连男女间的性生活都不自由。那些养他的女人们也逐渐对他失去兴趣，先后离开了他。

最后，他在无处寄身的东京赖上了自己的亲妹妹。妹妹寿寿是他在东京生活的最后据点，生性轻浮的丰崎不得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其实，他并不愿意总在妹妹那儿讨生活。但也不喜欢去公司干些打扫卫生的杂役工作，只是一味地幻想自己总有咸鱼翻身的机会。

大学毕业时，丰崎是怀着彩虹般的美好理想来到东京的。他觉得自己壮志远大，不可限量。将来不仅能笑傲东京，还能赢得整个天下。但是，经过生活的无情折磨，经过长期的流浪，昔日的狂妄野心早已烟消云散。

丰崎待在妹妹的房间里，目光散乱地看着电视。此时他很想找个卖春的女人放松一下。只要支付刚才妹妹给的那点钱，就能快活一两个小时。

虽说很落魄，风流的欲望还是很强烈，而且越是落魄，越想通过和女人的交欢来麻痹自己的愁绪。

“好久没快活了，还是去放松一下吧。”丰崎打定主意后，迅速地站起身来。

第二章

1

北前真司住在公寓大门旁的一个单元里，那天正好和七条由香擦肩而过。

“哦，你刚回来呀。”由香微笑着招呼道。

“是啊，要做的事情很多，回来有点晚了。”北前随意地回答。

“你做夜班可真辛苦。我现在去购物，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代你买回来。”

“谢谢了。暂时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

“那行，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噢，对了，今天我从公司里带回来这个样品，想请由香小姐品尝一下。”北前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罐头递给由香。

“这是什么东西？”由香有些惊异地问道。

“这是我们酒店最近对外出售的新产品，是做牛肉丁盖浇饭的沙司。现在咖喱饭的沙司不稀奇，牛肉丁盖浇饭的沙司却很少见。这是给我们宾馆员工的试用品，你喜欢的话，试试怎样？”

“听老年人说起过那种牛肉丁盖浇饭，从来没有吃过。那太好了，谢谢啦。”

由香高兴地收下了沙司罐头，又说一声“那你快回家休息吧”，然

后提起购物篮走出了公寓。

北前真司现在是一家城市酒店的保安,同时又在认真学习,准备参加司法考试。他的人生目标是当个律师,目前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

两年半的时间里,北前一天都没休息,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现在已经攻克难关,达到了合格(还没有正式被承认)的水平。

北前从大学二部的法科毕业后,一直边干酒店保安,边学习司法考试知识。

由于经常上夜班,白天和黑夜的时间完全颠倒,他不得不尽量减少睡眠时间用于学习。虽然学习十分努力,效率却不高,时有前学后忘的情况发生。

北前并没有灰心,时时想着什么时候能攻克学习难关,胸前佩戴上合格律师的徽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不惜牺牲睡眠时间,每天刻苦地攻读六法全书。

北前的邻居七条由香,是他在艰苦的考试学习沙漠中唯一的希望绿洲。

由香几乎和他同时入住这栋公寓。由于各自的生活方式不同,平时很少见面。也许彼此都有萍水相逢的亲近感,每次见面都会简短地交流几句。

通过房门前挂着的名牌,彼此知道对方的姓名,但不会进行自我介绍和互相拜访,也不会披露自己的职业,入居者相互间几乎没有来往。这就是大都市小公寓里实际衍生的人际关系。

北前的运气颇佳,他在这栋公寓里意外地遇见了一个红颜知己。

由香几次叫北前去她的住所做客,并以亲手调制的咖啡热情招待。

当听说北前正在刻苦学习,准备迎接司法考试的情况后,由香真

诚地鼓励道：“好好努力，你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律师。到那时就请你当我的顾问律师。”

“如果由香小姐看得起我，一定免费当你的顾问律师。”

两人一起毫无拘束地交谈，共同描绘着将来不知能否实现的梦想。

2

用妹妹给的生活费去嫖妓，太不像话了。丰崎俊也突然感到自己实在太荒唐。用妹妹出卖肉体挣来的血汗钱去嫖妓，等于去嫖自己的亲妹妹。

想到这一点，丰崎那颗寻欢作乐的花心顿时萎顿下来。

但是，现在看电视没兴趣，书也不想看，也没有电话聊天的合适对象。

丰崎白白地虚耗着时间，没有尿意也鬼使神差地去了厕所。除了此举实在无事可干，他对着便器小便，看着自己的性器官甚觉无聊。

“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我根本就不该离开那些女人。”

丰崎一边小便，一边自嘲地低语着。

小便结束后，丰崎无意间抬头朝厕所的天花板看了一眼。发现天花板的板块有点松动了，伸手一摸，板块的缝隙更大，甚至能看到黑暗的天棚。

好奇的丰崎踩在便器上，顺手拆去了一块板块，把头伸进去四处观望，发现这个天棚是全栋公寓共有的空间。

丰崎走出厕所，拿着照明灯再度进入厕所。

他站在便器上趁势爬上了天花板，然后亮起照明灯，慢慢地朝隔壁房间的方向爬去。所经之处的下方突然透出房间里的灯光，看来

天花板上暗孔。

他的眼睛凑近透出灯光的暗孔，偷偷地朝下看去。那儿就是隔壁的房间，人居者正在看电视。丰崎没有看到自己所期待的场景，但是从上面直接向下看的视野和平时习惯的视野完全不同。

人的日常视野大致处于水平状态，虽然也有从定位的视点向上看或向下看的情况，但是乘飞机，绝不会有垂直俯视的体验。

这不是简单的俯瞰，而是在偷窥他人的私生活。

这样的场景给予丰崎充满新鲜感的冲击。即使是当事人看电视、读书、睡觉的普通场景也很有趣味，因为是偷窥别人的隐私，看起来带有异样的色彩。不知道有人在偷窥，当事者表现自然，没有一点表演的成分。

丰崎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偷窥他人隐私竟然如此有趣，如此富有刺激性。

在这黑暗的天棚里，他感到自己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没有一点产出，对社会没有一点贡献，这毋宁是一种反社会的行动。他蜷缩在天棚里，深深体味着这种没有尊严的生存状况。

不过，当他爬上天花板，偷窥他人隐私的时候，他真切地找到了自己单独存在的感觉。这种鲜活的存在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丰崎知道，共有同一个天棚的二楼住户有十户，一户是空房，除了妹妹的房间外，还有八户人家可作为偷窥的对象，其中三户是女性，五户是男性。丰崎推定三名女性中有两人是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一人是三十出头的中年妇女，都在娱乐行业工作。因此，他主要的偷窥对象就偏向这三名女性。

但是，她们的私生活似乎无可挑剔，平时表现也出乎意料地严守规矩。

三个女性中，年纪最轻、最漂亮的那个姑娘和其他两人略有不同。

首先，她不是每天外出，一周大概有两天上班。而且上班的时间也比其他两人晚，通常在晚上八点才出门。她回家很迟，最早也得天亮后才回来。丰崎觉得这也并不奇怪，反正是外面和男人过夜，早点晚点回家都无所谓。

不过，通过小小的缝隙偷窥毕竟视野受到限制，所以他未能充分看清那个美丽姑娘的全貌，感到十分遗憾。

“哥哥，你怎么老是到我这儿来呀？”寿寿有些讶异地看着频繁上门的丰崎。哥哥最近来的次数很多，并不是每次都来要钱，真是不可思议。

丰崎解释道：“我想改过自新，所以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

寿寿还是感到蹊跷，“难道你来我这儿就能改变生活的态度吗？”

“当然能改变。与其傍着别的女人吃软饭，还不如待在妹妹家里踏实。”

“你过去的胆量到哪里去了？”寿寿依然不敢相信。

在妹妹猜疑的目光下，丰崎硬着头皮不断上门。他的偷窥行为正在逐步升级，感到只看一部分还不过瘾，要偷窥全部住户的隐私。除了普通的生活场景，更想看到具有戏剧性的诱人图像。

不过，他的想法未能立刻如愿以偿。虽说是妹妹的家，毕竟不能每天都来，况且只能在妹妹离家不归的时候才能偷窥。尽管丰崎一时难以如愿，但依然贼心不死。他暂时只能靠想象把部分的图像和断断续续的场景连接起来，聊以画饼充饥。

在这期间，他还想在被害人不注意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窥视孔或者开凿新的窥视孔。由于这样的作业会发出声响，所以必须在被害人不在家的时候才能进行。为了防止作业掉下木屑引起被害人注意，他只能极其小心地一点一点作业。

后来，他索性带了照相机偷拍取乐。当然，在偷拍时不能用闪光灯，拍好的胶卷也不能拿到外面的照相冲洗店冲印。由于是在缺乏

照明的条件下用傻瓜相机拍下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明显地曝光不足,只能模糊地看到图像。

3

丰崎在天棚里偷窥已有半年。一天夜晚,他偷窥了那个最年轻、最漂亮姑娘的房间。当他朝下看时,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只见房间的地板上铺着床单,灯光微弱朦胧,一对青年男女赤身裸体地纠缠在一起。在以往的偷窥过程中,他觉得看到他人的性行为最为刺激。尤其是从垂直的上方屏声敛息地看着活春宫,其间的冲击难以言喻。

由于自以为身处没人偷窥的密室中,那对男女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尤其是那个男子极为刚猛,不断地变换着体位,向那个姑娘发起攻击。

丰崎在色情行业干过,自以为性能力一流,但从没见过别人性行为的过程。

调低了电视机的音量后,那对男女的喘息声近在耳旁,性交产生的特殊气味直冲鼻腔。

经过长时间的交合,终于达到了性高潮。那个男子完事后急匆匆地站起身,准备穿衣离去。

丰崎定睛一看,那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猛汉,浑身的肌肉凹凸有致。那个女孩还躺在地板上,过度兴奋使她筋疲力尽、无法动弹。

“今天特别快活,还想到你这儿来。”那个男子恋恋不舍地看着裸体的姑娘。

“这样的关系只能一次为限,其他人也一样。”那个姑娘揶揄似的回答。

“是啊,在城市里相识的朋友‘一夜情’最为浪漫。”那个男子点点头。